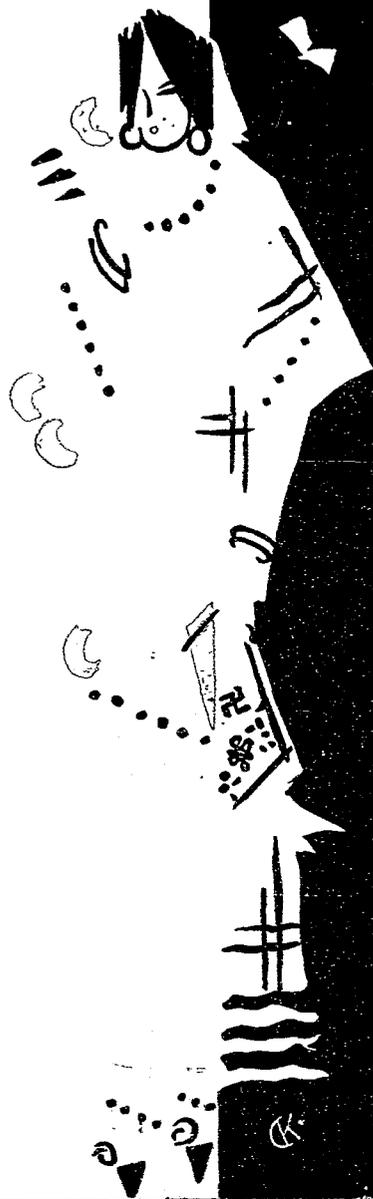


小嬌娘

章衣萍著





MG
I246.7
592

小
嬌
娘

章衣萍著
黎明書局版

1933



3 2169 6192 4

序

近作小說小嬌娘，花小姐，阿順，初戀，四篇，惟小嬌娘稍覺滿意，其餘不過隨筆亂書而已，然文人結習，總覺自己作品，棄之可惜，又以過年不編入衣萍半集之內，乃以之附後。蓋拙作櫻花集，殆亦早絕版矣！瘋了的父親則內人曙天所作，曙天蓋學余之作風者，幸讀者有以教之。

章衣萍 一月十日

目次

小嬌娘	一
花小姐	三九
阿順	五一
初戀	七一
瘋了的父親	八九
過年	一〇九

小
艦
艇

小嬌娘

「序」 如果有人把小說當事實看，他就是一個傻子。

想起來，是兩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的身體還沒有好，除了寫寫隨筆以外，什麼事也不能做。躲在虹口的一個小樓上，朋友們來的也很少。有一天，我接着一封信，是個姓陳的女士寫來的，

那女士，叫做陳芳。信中的大意，是說，她的一個女朋友，爲了某種嫌疑，捉到司令部去了。問我能否爲她想法，託託我們老師蔡先生寫封信去保她。信中說捉去的女子姓張名璐。是個愛好文學的十八歲的青年女郎，捉去實在冤枉。那封委婉的信，十分打動我的心。因爲我生來有一種下流也許是特別皮氣，對於女人的事十分熱心，雖然碰的釘子也不少。我於是馬上寫回信，說可以想想法子，但不必找蔡先生，因爲那時我有一個北大同學在黨部做委員，可以託他去想法，姑且試試看罷。過兩天，那陳女士來了，她和張女士同是大亞大學的學生，而且張女士的被捉，是因爲有甲乙二生，同時愛她，甲生失敗了，於是便亂造謠言，說

張女士是共產黨，因此捉去的。

陳女士是矮胖的身材，說的一口紹興話，不施脂粉，臉上現出天然的健康顏色。她一個星期內竟到我家中來了三次，我們竟成了很熟的朋友了。

「密斯陳，張女士很漂亮罷？」有一天，我忽然忍不住的問了。

「是的，在大亞大學，她也算是 Good 呢。」陳女士答。

「女人漂亮總危險……」我又開玩笑笑了。

「那並不是女人的過處。女人漂亮，是她們自己的事情。沒有討厭的男人去害她，是不危險的。」對於我的謬論，陳女士不

佩服起來。

我沒有反辯的餘地了。因為我覺得女人無論如何壞，總壞不過男人的。世界上的文化是男人造成的，世界上的罪惡和過失，也應該全由男人去負責。

「你同張女士很接近罷？」

「是的。」

「是好朋友，是同性戀愛罷？」我說話又不留心起來。但，現代的女學生，的確很多關同性戀愛的。

「不是……」陳女士臉紅了，但她又爽快她說：

「我們是母女之愛。璚子愛我，正同媽媽愛我一樣的。」

「怪不得你要這樣着急，原來是你丟了媽媽了！好，我們大家一定要想法。」

我的心中的担負漸漸重起來了，自同陳女士往來幾次以後。我本來是不大出門的，但這時也時常在秋風中奔赴了，雖然嚴肅的秋風，吹得我咳嗽發熱，但我也_不以為苦。因為我的心中添了_一般新的力量，而且新的力量，是一個未曾見面的虛無飄渺的女子給我的。

但營救的手續的確也不容易。北大同學闊的是很多。我一向不願同闊人來往。如今爲了一個青年女子，僕僕於闊人之門，自己也覺得有些害羞。而况，共產黨的嫌疑犯，是不能營救的，你

如果營救共產黨，你自己也有嫌疑了。

光陰易逝，看看秋盡冬來。雖然也會有一兩個在黨部的朋友，寫了一兩封八行書，到司令部去，但結果是渺無消息。陳女士到司令部監獄去望過她，說是，開審了幾次，一點憑據也沒有，只是沒有關人去保，所以不能放出來。那審她的軍法官却有時威嚇她，說：「你的憑據是沒有的，可是你的性命却在我的手裏。我要你活就活，要你死就死！」我更替張女士擔心了，然而我有什麼法子呢！

好幾天晚上，我都不能安睡。妻怪我爲了旁人就心是無謂的，然而我却不以妻的話爲然，以爲妻太自私自利了。

一連兩星期，沒有看見陳女士來，我的心，似乎焦急得幾乎着火。我又忽然病了。不能出門。那一天，天氣是陰沉沉的，正坐在牀上望窗外的閒雲，忽然妻匆匆的跑上樓來，說是有客。我說是誰？妻只笑了一笑，說：

「是你想的那人來了。」

我連忙穿衣起來，走下樓梯，我的心似乎同小鹿一般，跳得很利害。

客廳上坐着兩個年青女子，一個是陳女士，一個就是天天念着的張璠子。

她們兩人穿着一樣的綠絨短衣，一樣的黑綢裙，一樣的綠呢大衣，上面圍着皮領。

「密斯張辛苦了，幾時出來的？」我問。

「前天下午。」張女士答，低着頭，似乎有點害羞。

我放眼看去，張女士比陳女士似乎高半個頭，是不長不矮的身材。剪短的頭髮，襯着白裏帶紅的面龐，頗覺美麗。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十分靈活。她舉止談吐，都帶着小女孩嬌羞的姿態，而又很大方地，一些鄉下俗氣沒有。

「這樣美麗的女子，不會是共產黨吧。」我心想。

陳女士開口了，「璚子前天出來，就想來看你。可是她的母親從鄉下趕來，把她抱住了，璚子在獄裏三月，沒有瘦些什麼，她的母親却瘦了許多，見着人就問：『我的女兒怎樣了？我的女兒怎樣了？』璚子的爹爹，爲了璚子，到上海來奔波求人，弄成一場大病，現在還臥在吳淞鄉下的家中。她一出獄，就有人回家去報信，璚子的媽媽馬上趕來，抱着璚子哭了一晚。她要璚子回到鄉下去，不要念書了。璚子是用功念書的，只回家住了一天，看看爹爹，馬上回上海來了。她一到上海就來看先生——」

「我應該謝謝先生——」璚子接着說。

「我是用不着感謝的，因為我沒有什麼力量。這時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隨便可以捉人。青年的生命就同螞蟻一般，隨便在軍閥的脚下踏死。」

「軍閥固然不好，可是那認告的青年更無聊。」陳芳說。

「學校爲什麼不懲罰他呢，那害人的東西！」我憤怒了。

「他一面在大亞念書，一面還當司令部的偵探，學校當局也不敢怎樣他。」璣子說。

「璣子想轉學呢。她想下學期轉到新華公學去，一來是離家近些，二來是省得再礙偵探們的眼。」陳芳說。

「那也好，如果轉學新華公學，我倒可以幫忙，因爲那裏的

緩長是我的好朋友。」我自告奮勇了。

我們三人正在談話，妻從上面下來了，裝了兩碟瓜子，花生，我們於是剝着瓜子，花生，再談下去。

「就請先生想法吧，真是費神得很。」璚子說。

「好的，」我說下去。

妻在旁邊，我們的談話也嚴肅了一些了。陳芳却仍舊跳跳躍躍地，對妻說，「我喊你姊姊好不好？」

「不好！」我說：「你喊她姊姊，璚子不是成了你們兩人的媽媽，我不是也成了璚子的女婿了嗎——」

於是大家都笑了起來。

三

雪花在飄飄地飛了，江南的冬雪，並不像北方的冬雪一般，使人可怕。雪花到了江南，也有幾分溫柔了。那天的上午我正在憑窗看雪，却接着璫子的來信。

「先生，

學校已經放學了，陳芳也回紹興去了，我一個人在學校裏，真有些寂寞。我因此很想先生和夫人來談談玩。

這裏附近的兆豐花園，倒可以看看雪景。來吧，

先生，我在等着你。

可憐的璫子」

我到上海四年了，却沒有到過兆豐花園。兆豐花園可以不去玩的，璫子怎樣也可以不去看呢。我接着璫子的短信，有點飄飄然了，上午隨便看些「唐五代詞」，午後照例是要睡午覺的，却輾轉反側總是睡不着，嘗了一些相思的滋味。

「到兆豐花園去看雪景好不好？」

「不好。天太冷了，也沒有什麼好看。」

妻照例是不喜歡玩的，我也不便強迫她。三句鐘後，我便穿

起雨衣走出門。風很大，雪花吹在臉上很冷。我也不覺得什麼，僱了一輪汽車飛奔到大亞大學去。

大亞大學在上海的西部。汽車經過兆豐花園，到郊外的時候，地上已鋪了厚厚的一層白色了。遠遠近近很少行人，只有些汽車在雪花飛舞的大地上狂奔，打破了宇宙的寂寞。

到了大亞大學以後，經過一個小橋，便是女生宿舍了。女生宿舍與男生宿舍對立着，中間界以小橋，於是大亞大學的學生，便叫那橋是「相思橋」。我上了汽車後，走到女生宿舍號房去問，停了一會，女僕回來了，說，

「張小姐正在洗頭髮呢，叫你等一等。」我於是在會客室中

等着。雖然是下雪，會客室中也有一對對青年男女學生在唧唧咕咕，越發挑動了我的寂寞的心弦，只希望「張璠子快點出來。」十分鐘後璠子來了。頭上洗過的頭髮，似乎還沒有乾，她穿了一件很舊的綢衣。手中拿了糖果餅乾，用小紙袋兒裝着，說，

「陳芳說你愛吃糖呢。我來遲了，實在對不起，請你吃糖吧。」

我吃着糖，也不懂是甜是酸，眼睛只是望着璠子，一會，我說：

「汽車還在等着呢，我們逛兆豐花園去吧。」

「好的。」

她進去換了衣服，穿上大衣，我們便坐上汽車了。因為有些冷，我們靠得很緊。她帶了手套，我把她的手握着，順便將她的手套脫下。她的手很滑而且很暖，我的心也漸漸的溫暖起來了。

「你的好朋友姓陳，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陳芳告訴我的。」我說，接着又問：

「他是你的戀人哪？」

「不過比較好點的朋友罷了，人家都說是戀人，我也沒法子否認。」

她的臉漸漸的紅起來，似乎是白雪中添上一層紅霞，我想

上去 試試 一下，然而我不敢。

車子到兆豐花園，我們下車，打發車子去了，園中一個遊人也沒有。大雪仍是紛紛地下，她不住地用手掠過髮上的飛雪。我們扶着手走，一些也不覺得寂寞和寒冷。

我們找着一個小亭坐下，沒有雪花來搗亂，我們更開心了。我們把兩把椅子拉在對面坐着。我的手緊緊地拉着她的手。

我先問詳細了她的家庭，知道她的爹爹在北京政府做過官，後來改經商了，在吳淞江附近，有三百畝田，也算小地主了。她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爹爹待你好嗎？」

「好是好的。只是爹爹有點勢利。」

「媽媽更好了？」

「是的，可是媽媽愛我，却不了解我，我想做一篇小說，叫做兩個不相同的心。」

璫子的天真使我愛上而且迷住了。我說：

「我們這個時代，做人是很難的。這是新舊交替的時代，我們的父母代表舊的，我們代表新的，正如屠格涅夫所寫的父與子一般，演出了思想衝突的悲劇。」

璫子默然了，低下頭來。她的態度因害羞顯得更加嫵媚了。
我想 Kiss 她一下，然而我不敢。

「尊夫人是有了孩子吧？肚子那麼大。」

「不是，她是有病。」

「是膨脹病吧，那是危險的。你怎麼不替她醫？」

「醫了不少的醫生，中醫西醫，什麼醫生都醫過了，只是醫不好。」

「那是危險的，應該用手術。」

「用手術也危險，醫生說過了。」

我們都暫時沉默起來。她低頭望地上的雪，我覺得悲哀侵襲我的心，我的心由溫熱而寒冷了，我只是茫然地拉着她的手。

公園裏仍舊一個人沒有。天色漸漸地晚了，幾處寒鴉，啼破

了大地的沉寂，雪花飄飄地飛，到處屋宇庭園樓台草木，都披上白色的素衣；我們緊緊地握着手，在冷風中走着，然而，我們始終沒有哭泣。

四

我同璚子的感情一天天地加熱起來了。璚子每天有信給我，我也每天有信給她。雖然妻的臉色有時很不自然。

寒假中，璚子回家住了幾天，病了，她在信中說：

「不知怎的弄得病了，病的滋味是很苦，然而是小病，

又在家裏，病却成了甜蜜的一件事。病了，媽媽整日地來撫視我，還爲我特意的調製可口的飲食。我記起小的時候爲了想整個地佔着媽媽的愛，和吃好的東西，往往躺着裝病，可是在前天，我已完全地好了，我正恨呢，好得太快了。」

這是何等可愛的撒嬌情態。我想起自己少時在家，也有這種撒嬌情態的。但我總覺自己是老了，沒有勇氣去追求璚子的愛。有一次，我去信告訴璚子說；「自己是老人了，人老，心也老了。」璚子來信說，

「人老了，我倒聽見過世有不老的靈藥，至於心老了，却

沒有聽過有什麼醫心的聖品，教我將什麼來告訴你呢？
哦，我想到了，我家裏的弟弟妹妹們，他們都有幼嫩的心，我想剜下來裝在你的胸中好不好？只不過他們都是木呆的蠢物，抵不過你的玲瓏。」

我的確浸在狂熱的愛河中了。璠子從家裏回來，住在她的堂兄瑞壽家中。我常常瞞着我的妻，到瑞壽家中去玩。瑞壽對我也很好。璠子有一次帶我到她的房中，拍拍她的牀，說：

「這是我的牀，你躺躺吧。」

然而我除了拉拉璠子的手以外，一點動作也沒有。好幾次，我同璠子在外面玩得很晚，我總用汽車陪璠子回她哥哥的家。有一晚

我喝了很多很多的酒，醉了。我在車上，緊緊地抱着璚子，然而璚子却一聲不響。我說：

「璚子，你的戀愛觀怎樣？」

「我是贊成莎樂美的戀愛觀的，我要約翰的頭！」

說着，她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我覺得又驚又喜，我的酒也醒了。

但我總耽心璚子的戀愛陳君，有一次，寫信去問陳芳，「璚子同陳君同居過沒有？」

「他們戀是戀的，同居却沒有。」

陳芳又在信中告訴我，陳君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做了很多改革社會的工作，後來得了肺病，回家養病了。他戀璚子戀得很利害

，整整戀了五年了，他曾經爲了璚子，跳到西湖裏去，後來被人救起了，璚子近來對他很好，但他們還沒有婚姻的形式，

陳芳是不贊成我和璚子戀愛的，但她是聰明人，不肯言明，況且，這時陳芳也在信中叫我哥哥了，我們感情也很好。

這時最難對付的是我的妻。她的臉孔一天天憔悴起來，肚子的病也越發利害了。她常常半夜啼哭。然而，在夢中，我總夢着璚子的可愛的嫩媚的臉。我的確忘記並欺負眼前憔悴的妻子了。

次年新華公學開學後，璚子因了我的介紹信，進新華公學讀書，她的成績很好。

新華公學在海邊，風景非常的好。那裏學生近千人，前兩年，我也曾因爲生病在那裏的海邊療養着病，療養了一個夏天。空氣真新鮮。璚子在學校中有「小嬌娘」之稱，除了皇后黑姑娘以外，她的美是爲同學所艷稱的。

璚子每天上課去，總有許多同學在路上等着，喊她：「璚子！璚子！小嬌娘！小嬌娘！」她却理也不理。

我那時在一個書局當小編輯，每星期二四六下午要到書局去。璚子每星期六下午都來書局找我，我們同到新雅吃晚飯。璚子

這時總喊我「哥哥」了。她勸我到吳淞去住。她說那裏空氣新鮮對於我的身體很相宜。淞滬鐵路班次很多，來往也便當。而且，我們也可以天天見面了。

「怎樣我告訴我的妻呢？」我說。

璫子深深地嘆息了，沒有說話。走出新雅酒樓，在寒風中，我們攜手走着，璫子輕輕地說着聖經上的話：

「讓死人去埋他的死屍，我們活人且做活人的事吧。」
然而我的心沒有那樣強硬，我沒有說話。

★

★

★

★

★

妻漸漸病苦起來了，她當然知道張和我的事。有一天，我從

外面同張玩了回來，時候已很晚，妻已經掩被睡了。在書桌上，我看見一字條，是妻寫的。

「我的心真苦痛極了，我沒有料到你這樣對付我了。現在你和張那樣甜蜜的通信起來，教我在一旁苦痛，還天天說我怎樣怎樣……。想借詞把我趕走，天呀！我是沒有路可走的人呀……。」

現在，你怎樣變得這樣快呢？……

我不願意醫病，你也不要再說你可憐我的話了！……我
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可留戀，還有什麼是我的希望。我
愛你的辛苦，只當是作了一場慈善事業好了……」

我讀了妻的信，過去妻爲我生病而辛苦的事實，一時都湧到腦裏來。走到床前望望妻的臉，正在淚眼滂沱，哭不成聲……

然而璫子仍舊每星期六下午到書局來等我，她比從前更媚膩了，眉毛也畫得像楊柳一般的，輕裝淡抹，美麗過人。書局中的同事，大家都看得醉了，說是，「這樣漂亮的女子，真少見！」璫子每次聽見總紅了臉。

仍舊是每星期六晚在新雅吃飯。

「你再不到吳淞去住，我是不來了。」

「你不來，我去看你。」

「你也不用去。做你溫柔的丈夫好了。」

「話不是這樣說。」

「你一定不要去看我，我送你一張照片，算是臨別紀念。」
那天晚上，大家都不高興，璫子是黯然地走了。只是相片在我的袋中，寒風伴着悲哀的我回家。

六

璫子一連好幾天不來信，總想偷偷地跑吳淞去看她，然而沒有機會，妻是整天守着我。

我只有乘妻走到後房去的時候，偷偷的看璫子的照片自遣。

璚子很斌媚地坐在一個鄉人花園的門口，針身微笑。那花園是璚子家所有的。記得有一天她曾說，「你要到我家裏去，我的爹爹媽媽，一定很歡喜。我家有一個小花園，春天開着很多好看的花，你可以去玩。媽媽整天煮雞蛋給你吃，你馬上可以吃胖了。鄉下空氣好得多，你的身體很相宜的。」

「你不在家，我是不去的。」

「你去，當然我在家裏陪你哪。我也不讀書了，陪你好了。」我整日做着和璚子一塊的夢，自然對於妻的感情漸漸的冷薄了。但我也覺得妻對我很好，而且，有病，很可憐。

我總趁着妻到後房去的時候，偷偷地寫給璚子，自己趁飯後

到郵局去寄。那一天，寄信回來，桌上又發現妻的字條：

「親愛的：

你早上偷偷地在看什麼，我一進門來，你就不看了走開了。我看見一本小詞典裏有張照相，我也看了一下。仍舊給你放在皮包裏了……

但是現在這張照不見了，我想一定是你帶着她出去了。我那天給你的信，竟遍找不着，你捏去了，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是不是寄給誰去看了？

我覺得人生太乏味了，而我更可羞恥，到今天還睡在你的身傍，沒有勇氣一脚踢開！

天下事很難料，我自己很憂愁；不知道我這多病的人將來要得到怎樣的結局！

你的身體不好，我常盡力護持你，然而我的能力究竟是微小，還沒有使你完全健康，想起來很黯然！但我的愛護你，如愛護上帝，我的對你祈禱，也如對上帝一樣，我的一片真誠，唯有上帝知道吧！

我的話都是廢話，自己說出來也不見得痛快，你看了也討厭的，但我已經寫出了。心情是這樣的壞，一顆不完整的，心，仍是壓在十八層石塊底下，透不過氣來哪！

你的人。」

妻的真實的情感打動我的心了。我說：

「我是對不住你的。」

妻哭了，說：

「你愛璐子了，我願意死掉。」

「不，我不能犧牲你的生命來換我的快樂。」

「那麼你不要愛璐子好了。」

「不，我也不能丟掉璐子。」

「那樣，我願不要活着」

「我偏不讓你死。」

妻哭得更利害了，這樣的討論，是沒有結局的，只好大家抱着哭

了。

★ ★ ★ ★ ★

璚子還是不來信，星期日的一早，天氣很好，陽光照得空氣很和暖，我也有點沉醉了。我告訴妻，要到虹口花園去玩。妻說「好的」

我從虹口花園的旁邊，上了淞滬火車了，到吳淞剛十點鐘。我於是在海岸飯店坐下，一面渴咖啡，一面就打電話給張璚子。璚子一上來了，穿着藍布衣服，蓬鬆着頭髮，儼然鄉下打扮了，她看見我，十分高興。

我們沿海邊走去，在燈塔邊的海岸上坐下了。海面很平靜，

沒有波浪。遠處的雲煙，禿下的樹林，浦東沿岸的人家，歷歷如繪。

璘子坐在我的身傍，斜着身子。

「璘子，我想同你跑了，跑到歐洲去了。」

「那是好的。我看你沒有決心，你這人，天性懦弱，做不出事情來，你只配做一個文學家。」

「不，我爲了你，不想弄文學了。」

「我看你還是老實陪着太太好些。你吳淞也不敢來住，不要說到歐洲去了。」

我默然。

璚子忽然睜大眼睛很慷慨的說：

「告訴你，明天我的陳來看我，他不久要搬到吳淞來。陳愛我多年了，現在他的身體更不好，患的是第二期的肺病。醫生說活不了多年了。我爲了此一段姻緣，決意和他同居，一方面也可打斷我們倆人的關係，我決意這樣做。」

突然而來的消息，使我昏迷了。我想不到璚子如此外柔內剛，如此果決大胆，我的眼前發黑，我似乎不能支持，璚子緊緊捏着我，怕我跳到海裏去。

.....
我已經兩年多不見璚子了，炮火毀壞了吳淞的一切，璚子的

學校也毀去了。璚子與陳先生到那裏去了呢？就連大亞大學的陳芳也不知道。我想是她不肯告訴我，然而我總想起璚子，在寂寞無人聲的深夜，深藏在衣袋裏的璚子的相片，也已經看得模糊了。

○我只有禱告璚子永遠幸福，她的陳先生也一樣康健地生存着。

小
城
紙

花小姐

畫家呂士今晚很不高興，從呂班路展覽會場跑回家，便躺在床上。媳婦問他：

「呂士，你怎樣了？不舒服嗎？」

「不是！！！」呂士答。

媳婦笑了一笑，走開了，呂士今年剛十九歲，他很有天才，

、中西畫都很好。而且，臉龐也生得十分漂亮，美術大學的女同學，大家替他取一個綽號，叫做「洋囡囡」。

這「洋囡囡」的取義，好意中也帶了大半頑意。那一個「洋囡囡」不是給小孩頑的？所謂男人頑女人的時代，現在是過去了。現代是女人頑男人的時代。畫家呂士，是常常上女人的當，給女人頑的。

他失戀了不知多少次了。最近他和一個同學史小姐戀愛。史小姐是湖南人，生得又白又胖，呂士叫她「小胖子」。那一個胖女人不討人歡喜呢？胖就是有肉，肉是女人唯一的法寶。呂士的歡喜「小胖子」，是可想而知了，他們一同去跳舞，一同去看電

影，下課之後，總是如影隨形，不離跬步。史小姐有一天，在寢室裏裸着上身，叫呂士替她畫了一個裸體半身像，那相片，到如今還掛在呂士家中的房裏。

他們戀了半年了，並沒有提到結婚。有一天，呂士的中學同學，叫做黃憤的，從四川回來了。黃憤中學畢業後，便跑到四川去革命，革了幾年的命，居然很闊氣地回到上海了。他有汽車，洋房，僕人等等，只是還沒有正式的太太。他在中學時同呂士很好，回到上海後，就常常去找呂士玩。小胖子也時常陪了呂士，同黃憤一塊去跳舞。他們三人的感情，一天天好起來。小胖子在呂士的身邊，漸漸地不如在黃憤的身邊的時間多了。呂士問小胖子

子：

「你愛上黃憤了。」

「不的，他那樣醜，一臉橫肉，誰愛他？」

呂士的心終於不能釋然，夢中，他常常夢見黃憤和小胖子在霞飛路攜着手走。又夢見小胖子抱在黃憤懷中，同他_只。_話。

「狗女子！他們只愛錢，不愛人！」呂士暗暗地大罵了。然而，小胖子還同他敷衍，在暑假以前。

暑假到了，小胖子說要回家，說是坐飛機去，涼快些。呂士暗暗吃了一驚，小胖子那裏有許多錢，坐飛機。

「有人陪你去麼？」呂士問。

「沒有！」小胖子簡單地答。

夏天的一個早晨，是小胖子坐飛機回湖南的日子。呂士起得很早，到飛機場去送行。到了飛機場，看見黃憤也在那裏，手裏挾着皮包。

「你也同去麼？」呂士問。

「是的，陪史小姐同去。」黃憤答。

呂士吃了一驚，望見黃憤同史小姐上了飛機，飛機離開地面，漸漸升上雲霄，他喊了一聲「完了」，便暈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飛機場的執事人，把呂士救醒，送回家。

「完了！完了！」呂士喊，他瘦了許多。因此，他更努力繪畫？一暑假，他畫了三百張油畫。他畫了許多小胖子，用他的記憶和想像，變出許多的幻景。

呂士從小便死了父母，他是他的叔叔和嬌嬌養大的。叔叔也是一個大畫家，到德國留學去了，如今，只有嬌嬌在上海。

呂士的畫畫得很多，同學們勸他開一個個人展覽會，在呂班路的大樓上。

展覽會的前幾天，黃憤同史小姐從湖南回來了，已經結了婚。有女同學見過史小姐，說是黃憤不讓她一個人出門，而且，黃憤將他從前用的佩刀，掛在房門口，說，「這佩刀，殺過幾百人

了呢。不服從我的命令的，我一定將她殺了，」史小姐聽見這話。嚇得直抖。

有人說，未婚的男子像狗，結了婚便像狼了。女子未結婚像狼，結了婚便像小羔羊。史小姐如今是羔羊，自然任黃憤的支配了。

呂士聽了這消息，自然不高興。但也有報復的心理，他罵：「狗女子！活該吃苦。」

他的展覽會開了二天，來看的人好幾千，同聲贊美這年青畫家，說他前途很有希望。然而，青年畫家呂士的胸中却覺得異常寂寞，他缺少一個女人呢，女人，女人，女人是可恨又可愛的。

那天晚上他一回家便睡了，嬌嬌的執心他也不管，次二天的早上仍舊一早跑到展覽會場上去。因為只有八點鐘，參觀人還沒有來，他自己對了自己的幾百幅繪畫發呆。

一會，忽然聽見有嬌滴滴的聲音：

「那位是呂士先生麼？」

他回頭一看，只見一個穿深紅色短衣，黑綢裙子的姑娘，身子不長不矮，臉龐紅而圓的千嬌百媚的女子站在他面前。手裏拿了一束鮮花。

「呂士就是我。」他答，眼睛望得呆了。

「這一扎花，送給你這可愛的畫家。」說着她伸出手來，呂

士便把她的手握着。

呂士惘然的迷住了，他帶了這位美麗姑娘看遍他的繪畫，他們談了許多話，知道這位姑娘叫做

「花美雲小姐。」

住在霞飛路，霞飛坊。等到參觀的人漸漸多了，他們纔分手了。晚上，呂士便到霞飛坊去訪他。

花小姐一個人住在霞飛路的二樓上，底下是客廳，陳設很富麗。她一個人住在那裏，用了兩個很漂亮的女婢。

他一進門，花小姐便把他帶進客廳，喊：

「大寶，快泡茶來，洋囡囡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叫洋囡囡？」

「我看你很漂亮，很像洋囡囡呢？」

茶後，便晚餐了，她打開白蘭地，殷勤的勸呂士飲着。

呂士喝了很多酒，很有醉意了。花小姐也滿臉通紅，她攥了呂士的手，到二樓臥房去。

「呂士，你以為花小姐是怎樣的人？」

「是漂亮的女子，聰明的女子，多情的女子。」呂士答。

「不，花小姐是奇女子。」花小姐說，躺在牀上了。「花小姐當年在江灣大學的時候，多少搭架子，如今，花小姐為你呂士這姐青年畫家心醉了，你知道不？」

「知道」

「你還不知我花小姐是怎樣的人，花小姐要賺很多的錢，將來辦養老院，孤兒院，平民學校，做一番大事業。」

「你用什麼方法賺錢呢？」呂士問，奇怪了。

「用我自己的身體。」花小姐睜大了眼睛說——「呂士，你不要怕，像你這樣小白臉，我是不要錢的，我要的是大官僚，大軍閥，大買辦的錢。我總得弄他們幾十萬銀子，拿來做好事。他們都是色魔。敲點錢並不難。」

呂士吃了一驚，他站起身來想走。

花小姐從牀上站起來，走到門邊，把房門鎖上，嚴厲的說：

「你不許走，你走，我便喊巡捕捉你。你一個男子怎樣跑到女子房裏來？」

她把呂士一抱，說：

「呂士，你到牀上來，幫我脫襪子。」

呂士沒有法子走了，只得壯壯胆子，說，

「我不會替女子脫襪子，只會替女子脫褲子。」

「旁人怕脫褲子，我花小姐是不怕的。」

電燈熄了，在黑暗的夜晚，他們相抱的睡了。

阿 順

娟子今年十三歲了，住在一間長方形的廂房中，周圍的陳設只有幾架書，一個有九隻抽屜的書桌，那是檀木的，還有盤龍式的香几，上面供着一隻古代的硃色花瓶。房中雖無長物，在好靜潔的娟子看來，極爲豐滿，極爲舒適了。因爲她的窗下，是一個花園，有幾棵艷美的芙蓉，長得蓬茂，葉做掌形，花似海螺，捲

繡層疊，早上開放的是白色，在朝陽中搖曳，那種清逸的情致，確使娟子站着礙神定眸，把早上好晨光消磨過去。

娟子一看見那終年穿着短衫，白髮紅顏的阿順在灌溉着，還拿着大剪刀，在修理花枝，那時娟子快活的笑了起來，從房裏跳出來，和他談話：

「你也愛這些花麼？……」

阿順慢慢地轉側他的頭，也笑着對娟子說：

「這是一種紀念——這是太太種的，太太在的時候，歡喜種花。庭房前許多牡丹，紫荊，玉簪，都是她親自栽的。那時候，我比現在年青的多，手脚敏捷，常幫着太太澆盆，掘土，倒水。」

種在盆裏的花，每天早上都搬到太陽底下去晒，黃昏又搬到廊下。天天這樣，沒有一天間斷過，以後幾年，太太病的利害，那些事全由我去做？……「阿順閃着喜悅的眼光，彷彿又返到年青了。」

娟子這時候，腦中也閃出短胖而好動的祖母的神情來。祖母心地慈祥，可是在盛怒的時候，臉色就很嚴厲，桌上的杯器常在她的盛怒中犧牲了，所以大家都怕她。娟子幼時很柔順，又好學，祖母最愛她，但看了祖母生氣的神情時常發生厭惡之心，因為祖母一生氣，嘴不留情，往往使她的母親陷入困苦中，躲在房中飲泣。娟子確愛她的母親，看見她母親受氣惱，心中就十分不快

。所以祖母生一次氣，心重的娟子就有好幾天不願意親近祖母。
她的祖母愛看稗官野史和種種小說，每天早上也看報，而且好清潔，娟子記憶中常愛着祖母的好習慣，所以阿順一提到她的祖母的往事，使娟子陷入沉思，記起七年前她祖母死的一天，她在學校裏正在上課，僕人去叫她回家，不告訴她理由，只呆呆地跟着僕人走，到家時聽見她母親和許多人的哭聲，自己立刻也哭着了，當時爲什麼哭連自己也不清楚，等到看見祖母的屍身時，自己也好像並不哭的利害。

阿順一邊剪着花枝，一邊又和娟子說她祖母的故事。娟子的祖母最愛的花是蘭花，年年托人到南方來買，用蒲包扎着帶到北

方來，然而蘭花到了天寒的北方，只能夠開一次花，過一個冬天一定凍壞了。爲了這些常常使她祖母想盡方法，可是終歸無效，所以後來決心不再種蘭花了。

阿順年近八旬，很是健談。假如你要抽出工夫和他談話，他總是慢慢的和你談天，從不厭倦，而且他在娟子家裏已經做工四五十年，娟子家的事情，他一概清楚，甚至於娟子家裏的房子地皮多少長，多少寬，他可以在掌上畫的很清楚給你。他常常和人說，在娟子家裏吃了四五十年的飯，不是白吃的。娟子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家，沒有一樣不關心的。

他說娟子這家人家爲人厚道，所以少爺們都升官發財，而且

是祖上積了陰功，常常連帶的說起一個故事：

他說娟子的曾祖父兄弟兩個。兩兄弟住在一處時，總是娟子走的時侯，把房子裏的窗子都撞破，房頂也撞破了，地板上放着一只盞子，一只破碗，一根棍子，意思是說他走了，這家人家就該討飯了。

分家的時候，當然又是強橫的弟弟分的多。新房子三進連着三丈見方的園子，四處當舖，加上南街的南貨店糕店，都分給他了。

但是到了年下節下，弟弟仍舊舉着刀來找哥哥，哥哥却嚇的

向小屋裏躲。庭房傍邊有口假櫥，開了櫥門，裏面有一間屋子，那便是年下節下，哥哥躲着弟弟的地方。唉，那種日子真難過！
阿順沒有娶過妻，他的父母早亡，只有一個弟弟，名叫阿魏的，在霍家做長工，有時來看他。

聽說他歷來積蓄的錢，都給了他的弟弟，又給他弟弟造上三間瓦房，娶了妻子，他自己仍舊住在娟子家裏，不肯回家。然而他很愛他的弟婦，每年回去一趟，從城內買着許多東西，都是給他弟婦的。

娟子因為家裏的人都很愛重阿順的忠實，所以也很愛和他談天。

阿順雖然老了，但看他剪枝灌水的神情，都不很費氣力似的，娟子在旁邊對他說：

「今天不要太忙了，明天也來得及做呢。」

阿順不聽，勞叨的說：

「這幾棵芙蓉還是從東院井旁移過來的，當年枯死了，只剩些老根。我用廚房裏洗魚洗肉的水倒上了。第二年就活過來。現在居然開了一大堆花了。我當年也沒有想到洗魚肉的水有這些好處。不過偶然試驗看的……」

太陽已經歪到牆上了，使娟子猛醒似的想到，這些白淨的花，將由粉紅而變爲深紅，過了幾天，就要變爲紫黃的憔悴了。娟

字常由這些花的變化，感覺得人生也是一樣的曇花一現，生的快，憔悴也快。娟子很無力地說：

「花是嬌艷可愛的，可是不耐久，不幾天就壞了。」

這一句話使的阿順大笑，他說：

「並不是什麼花都一樣的，不過這種醉芙蓉確是祇能開兩三天，然而有種花要開三四次花，謝了還是有得開的。」

「太太在的時候，最歡喜坐在這裏，一面看書，一面抽着水烟……」

這些話確使娟子想見祖母的清逸趣味，祖母大約終日看花，看書，抽水烟，有時生氣罵人，據羨慕她的人講起來，總說她是

一等有清福的人。因為祖父是有相當聲譽的人，而且和祖母感情很好，只是祖父最不贊成她抽水烟，不贊成她生氣罵人。祖父常說抽水烟，費錢又費時間，於身體有害，生氣罵人，是損人不利己，人應該和平，不該容易動氣。不過祖父這些議論有誰去聽他呢？

後來，祖母身體更不好了，不僅是抽水烟，而且又抽老葉烟，所以祖父常嘆息，他說他做官數十年，審過多少罪案，也做了不少利人的事，一個家庭到他手裏竟很難改好，真是慚愧。

祖父在房中嘆息，阿順有時在窗下做事，聽了也不覺的嘆息。有些人批評祖父太專制，太顧小節，阿順時常不平，暗中生

氣。祖父說是對的，阿順沒有一次說不對的。他是祖父的忠實信徒。

阿順爲什麼不娶妻呢？曾說過他不娶妻的理由，第一是他養妻子，他賺的錢有限。第二是看見的悲慘的家庭太多。他說，人一娶了妻，男的像一隻牛，無論風雨都在外面找錢，女的像豬一般生了許多子女，一天天的加重她丈夫的担子。阿順不願意做一條牛。養一條豬。

他的伙伴常笑話他，說他是一個古怪的人，自己不娶親，却歡喜他的弟婦。

弟婦的細心的腦中，不住的想着阿順的主見，和他伙伴的話

。看了阿順的粗老的手裏握着剪刀，用氣力的軋軋地剪着樹枝，不一會，那牆下幾棵芙蓉，均修理得枝清葉淨，他仍舊不知疲倦，拿起剪刀要到書房院裏去。因爲那邊有棵核桃樹，比房子高不多，可是很粗壯。綠葉密疊，有一橫枝恰恰壓在屋角上，幾乎把屋角壓塌了一塊，年年要找瓦匠來修理着。爲什麼不把樹枝鋸下一些？阿順也這樣提議過。

娟子爲了年年有生嫩的白仁核桃吃的緣故，很希望樹發達可以多結些果，所以不贊成鋸樹。阿順的提議沒人贊成，爲了那樹是娟子的曾祖手上種的，是一個紀念物，栽樹的人不在，遺留的老樹也更可貴了。

阿順做完一件事，總是快活得很，他向着書房那路上走去，一路上把剪刀擲到天空又用手接住，這樣的玩意兒，一路做了去，娟子在後面跟着，看見剪刀飛到空中去，掉下來的時候，嚇得娟子大叫，以爲剪刀一定把阿順的頭皮刺破，但好端端地在阿順手裏接着，一點危險也沒有。

太陽在上面給了樹許多恩惠，樹的影子投在地上，又使那些怕見太陽的嬌花得到恩惠了。

阿順將剪刀向衣袋裏一插，順着樹根就一直爬上去了，他坐在樹枝上，軋軋地又剪起來了。娟子沒有那樣的本領，只仰頭望着很是無聊，還是阿順提醒她，說是書房窗沿上有一把小剪刀，

她可以拿來幫着他將樹根上那些蟲窠剪下去。

細心的娟子在樹根上找着蟲窠。找了半天，僅僅找着一兩個蠶蛹似的蟲殼。娟子用剪刀橫着刮了一陣，蟲殼竟不碎的掉下來，樹皮上有些白綠的班痕，在娟子眼裏看着很美麗，留着不動。

這時的娟子的確羨慕上樹，覺得阿順的工作很有味兒，坐在高高地樹枝上，一邊可以望見牆外面，這樣一想，一只脚也上了樹，兩手攀着樹根，但再想向上跨時，兩手竟不知攀着什麼好，一鬆手掉下來了，嚇得阿順大聲的說：

「我已剪好了，姑娘你不要爬吧。」

娟子跌了一交，很輕快的起來，並沒有跌痛，將身上的泥拍

了一陣。手也揩淨了，自願的坐在石階上，看了阿順從樹上順着根流下來似的下來了，就坐在樹根傍。他又像背歷史一樣的口吻說：

「你知道這樹的來歷麼？」

娟子從來沒有聽人說過關於這樹的話，連連搖頭表示不知道，希望他快說。

阿順噓了一口氣說：

「這真正是老話了，幾十年之前，我那時雖然沒有成人，但當時祖老太爺親手種這棵樹，也覺得好奇，因為有許多人勸他不要種，說是一定種不活的。祖老太爺愛種花又愛養鳥，家裏養

着許多種花養鳥的人，我也是一個小幫手。

他有一天從三太爺那邊拿來一個新鮮核桃，將外面一層肉兒搗碎，然後泡在水缸裏，過了十幾天居然生出芽來，就種在這塊地方了。後來知道種活容易，結果很難，所以曾祖父種的樹，到了曾孫這一輩纔嘗着核桃的味兒。你們如今有核桃喫了。

娟子聽了他的議論，不勝感嘆，看了面前這棵粗大的樹，景仰不止。

阿順下來，抱着娟子，像抱小孩似的，說「你跌痛了沒有。」
「沒有。」娟子答，臉龐都紅起來。

天上飛過幾只黑鴉，不住嘴的喊過去了。

傍晚時候，阿順吃着花生米，一邊拿着一塊一塊的紙教娟子摺盡許多燕子，立在晚風中去放，拿起一只紙燕子向嘴邊一吹，兩只指頭把紙燕子向空中一送，紙燕子便遠遠地飛去了。阿順不但會教娟子摺燕子，有月亮的時候，他還常常坐在核桃樹底下去吹蕭，一直吹到月亮躲在雲裏不再出來的時候。

那年的冬天，他的弟弟阿魏來了，說鄉間有什麼會，要唱戲三天，有許多親戚都來看戲，希望他也回家去住一個月，使大家團圓一下。

他那孤寂的心，忽然溫暖起來，很喜歡的答應他的弟弟了。阿順要回家，他的伙伴們也忙個不了，有的買兩斤糕餅，有

的買些粟子去送給他。娟子的家裏送他的是一袋小米和黍米，還有一袋白麵粉和一塊鹹肉。阿順還有一個小布包，掛在褲帶上，很重，有人說那是他累年積下來的錢。

那天天亮不久，天邊掛着素月，山頭上現出一片五彩的光。阿順已經在房裏穿上他的長棉袍，等他弟弟趕着一輛牛車來接他時，他便喜悅地上了車，他的弟弟坐在車沿上，揚着鞭把他帶走了。

從此以後，娟子看着芙蓉開一批，謝一批，然而看不見那穿短衫的紅顏白髮的阿順去灌溉了。核桃樹結了的果子，給大家吃完了，樹林長得更高了。阿順仍舊沒有回來。

阿順說只回去一個月的，爲什麼還不回來呢？家裏的人都這樣問。

三四個月後，大家都把阿順忘了，他的屋子裏住了新來的花匠，把阿順留着的樹根和葉子都拿來，送到廚房裏當柴去燒。

月亮有時高掛在天空，蕭聲再不飛揚了。

娟子却時常想他，問祖父說，「爲什麼阿順還不回來呢？」祖父說，「叫人下鄉去打聽打聽吧。」說是說着，終沒有實行，並沒有派人去。

半年之後，阿順的死信證明了，那是他在弟弟的家裏，有一天喝醉了酒，睡在弟媳的牀上，給鄉下人捉住打了一頓，受傷死

了的，

祖父嘆了一口氣，罵聲「該死！」家裏人也再不提起阿順了，只有娟子憑窗望着小花園裏的花的時節，總想着阿順，她家裏的人，沒有一個像阿順那樣親地抱過她。

初戀

「小孩子鏡君爲我述他初戀的經過，寫下這篇小說。」
我十二歲的時候，家裏要爲我託人去接洽到錢莊上去做生意，驟然因爲錢莊老板染了神經病，信譽貿易都受了很大的影響，大有搖搖欲倒的趨勢。那家錢莊於是不再添收學徒，母親也不肯送我到這個沒有什麼希望的店裏去了。當時又找不着第二個機會

，我只得在家裏閒住下來。在這一年的閒居生活中，大半的時間是在母親的督促之下，一個人在書房裏寫寫字，溫習幾本書，以外便是把家裏收藏的一些舊小說翻出來看。母親也是愛看小說的，她以看小說來排遣愁悶，所以她的牀頭老是堆着小說。我等母親看完一部，馬上就拿到我書房裏去看。那時我在舊小說的堆裏，是完全爲了找點熱鬧的書來看，最使我高興而又合着我的口味的，要算是三國演義，我拿來反覆的看了四遍。雖然只是爲了看點熱鬧，却在無意中增進了我對於文字閱讀的能力，而且得到了許多聖賢書中所不屑談及的知識；同時我這閒散着的精神與時間有了一個消耗的去處，使我不會滑落到游浪的道路上去。關於這

一點，我相信小說所給我的拘束力，較之母親所給於我的還要厲害，還要有效。但舊小說消極方面的惡影響，也使我的情緒更壞了一些。

雖然我的環境拘囚了我，我這個十二歲的青年是那樣的消沉；我內心的熱力却終於向一個十七歲的處女身上去消磨了，這就開始了我生活中的初戀。

★ ★ ★ ★ ★

母親的針黹是很好的，她很喜歡教授女孩子們繡花，也很歡喜女孩子；可是她有三個兒子，還沒有一個女兒。因此她常常把人家的女兒當作自己的看待，我們的家庭裏也就常有年青姑娘們

的足跡。她們逐日圍坐在母親的跟前，彎着腰兒，垂下頭來，用苗條的手指捏着繡花針，一邊談說歡笑，一邊刺繡那些花花綠綠的花樣。我這初戀時期的情人也就是其中的一個，她是姨母的女兒，在那幾年她有大半的時日是住在我家裏。她最能懂得母親的心意，也是母親最歡喜的一個女孩子。假使叫不知底細的人去揣測，一定以爲是母親生的一個女兒，實際上我們也和親生的弟弟一般了，她喊我弟弟，我稱呼她姊姊。母親不在家，我要什麼也都是她給我到箱子櫃子裏去找。我們這一羣孩子每逢吃午飯以後的一點休息時間，和太陽西沉以後睡覺以前的時間，算是我們最歡樂的時候了。我們盡情的說笑，你逼着我，我逼着你，輪着講

故事，說笑話，猜謎，或是坐擁來玩骨牌。這些玩意兒，以前哥哥們也是參加的，不過態度上有些不很自然。我哩，在年齡上來說我是這一羣中間最小的一個，我也是個真正的孩子，我的頑皮也特別厲害。我是很歡喜她的，我也常常弄些事去麻煩她。我偷偷地在她未繡好的東西上，以我這不純熟的手繡上幾針。我在她忙着刺繡的時候，去強求她爲我剪手指甲，或是請她代我縫點什麼東西。她焦急地睜着雙大眼睛瞪着我，可是把我沒有辦法，結果還是咕嚕地一聲笑了。我這樣特別和她頑皮，她也和我特別要好。

她有些時是要回家去的，輪着她回去了的時候，我便感覺得

不快活，等到她一來，我又覺得非常的高興。有一次她家裏派人來接她，那時母親正病了，我想借這一個理由，要求她不要回去；便從書房裏假託小便走了出來，跑到裏面，母親正睡着了，她在忙着收拾東西。我想把這一句話向她說出來，可是又覺得有點怪難爲情的，掉轉頭來跑到天井裏，心裏很是難受，好像要失掉個什麼心愛的東西一般。書也不想去讀了，便伏在水缸邊上淌眼淚。一會兒母親醒來了，聽到她告訴母親說家裏來接她，母親的意見，恰好和我一樣，說她正病着，要她暫時不要回去；她回答說：

「唔，我也不打算去哩；好吧，等您病好了再回家。」

哦，我心裏真高興！我看見水缸裏面映着的我的面孔在笑。她走出來招呼她家裏派來的人，看見我紅着一雙眼睛，輕輕地問我：

「你在想什麼啦？」

我沒有告訴她，一邊笑着，一邊揩着眼淚，拔腿就跑。

★ ★ ★ ★ ★

因為我生理上的變化，聯繫到從傳聞及小說中所知道的兩性關係，使我不能為我歡喜她，她歡喜我為滿足；而十二歲那年生活之消沉乏味，使我更加專心向她的身上去追求兩性關係的祕密。我覺得和她要好不該僅如普通人一般，我們應該有個不在第三

者面前公開的關係。因此我每晚睡到牀上去的時候，就打算着捉住次日的任何一個機會，向她說：

「姊姊，我愛上你了！」

我要她告訴我，在她的心裏是不是也和我一樣？可是每晚依然使我懊恨沒有相當的勇氣，空把當天的時機放過了。

她，每當我從她視線之前經過的時候，她的繡花針兒也動作得慢了；於是，我可以從她低垂着的額際，透過她那美麗的睫毛，看到一雙烏黑的眼珠兒正釘視在我的身上。直到現在還清楚地留在我記憶之中的；在我們笑談或是爭論什麼的時候，她那個高高兒的鼻頭裏面時常有意的哼幾聲，表示她對我的譏刺與抗議；

那尖銳的聲調，配合着她伶俐的口齒，也老在爭辯中成爲我的勁敵；那雙最可愛的眼睛，却於笑語聲中異常多情地在我的面部閃來閃去。最使我不解的還是這雙可愛的黑眼珠兒。它們在人衆的前面是那樣愉快而親切地注視着我，可是每當我和她被剩留在一個地方的時候，它們却深深地被掩蓋在睫毛之下，把一腔心事都緊緊地鎖住。我的心有點兒灰了！我不敢向那對緊貼在烏雲般頭髮底下，玲瓏可愛的耳朵，訴說我的愛情。然而第三者一來，消滅了這一個暫時的沉寂，她那雄辯的嘴又在不斷地笑語；曲綫異常勻稱的肩背，就在她的笑聲中很動人的振蕩起伏不定；而可愛的眼珠兒，便又那樣有力地撩動了我的熱情！

我是爲她顛倒得不能自持了，有一天我等着一個空兒，拿出所有的勇氣來，大胆的握住她那嫩藕一般的手臂。我撫摩着，感到一種刺激心靈的溫熱，我的週身如發冷似的顫動。她雖然是很溫柔的，然而睫毛始終掩住那雙黑眼珠兒，我終於沒有氣力說出自己預備好了的話，我逃開了，一顆心還振蕩了許久。

我像犯了一次罪惡似的難受，又像得了一件寶貝似的高興。這一晚我完全爲了想着這種味兒，興奮得不能入睡。我又想起那美麗可愛，而又尊嚴的睫毛，使我擔心着，她今後也許因爲我的粗暴行爲，不再理我了，我將不再享受到她的顧盼。

第二天，我一起來就等待着，等待着她的寬恕或責罰，然而

從她的顧盼間，我得不到正確的回答，它們表現着憂鬱而不自然的神情，昨天的幸福，好似留給我們一層輕微的煩惱，我們和往日不同了，深恐給人家猜破我們的關係似的，兩人都感到一種拘束，使我們反不如以前親熱了。她是否接受了我的愛情呢？——這是我如得至寶以後，要想以事實來鑑定的一個疑問。

這一天母親走出去了，我在書房裏看見她獨自一個在院子裏摘花兒，我壯起胆子來輕輕地喊了她一聲，向她招招手。這真使我高興！她走到我這裏來，笑着問我做什麼。

「愛你，姊姊！——我。」

我怯弱而又斷續地從心窩裏擠出這幾個字。我的一雙眼睛疑

問而期待地注視着她可愛的面孔。她那雙黑眼珠兒閃電似地和我，的視線接觸一下，一陣溫柔而害羞的微笑，霞光似的紅暈湧上她的兩頰；烏雲似的眸子，深藏在美麗而尊嚴的睫毛中間。我把身體更靠近她，我聽見她微細急促的呼吸，聞到她肌膚上發出的醉人的香味。我興奮地握住她豐潤的纖手，週身繼續感到微顫。我問她：

「你哩？」

「嘻嘻。」她突然地笑了，黑眼珠兒在睫毛底下，射出羞怯而親密的光。

「愛我嗎？」

「……」她沒有做聲，却動人地點一點頭，嘻嘻地笑着跑開了。

我從緊張沉醉的情緒中醒來，心頭感到快慰，合上我的眼皮，默然想着，不讓牠消逝。

★ ★ ★ ★ ★

過去讀到「夜半無人私語時」這句詩，使我的心頭發生無限神祕之感。我想假使和她能夠有一次夜深人靜時的私語，那是多麼幸福哩。

這一個想望終於實現了。母親不在家，年老的廚娘沉睡了，我偷偷地走到她的臥室去，摸索到她的牀邊，用一雙凍冰的手撫

摩着她的面頰。她從夢中驚醒過來

「那一個？呵！」

「嘻嘻，嘻嘻。」

「看你的手凍得這樣冰人！」

「嘻嘻。」

「當心受冷了，快睡進來呵！」

我被裹到溫暖的被窩裏，隨後溫軟的唇接觸着我的兩頰，我們緊緊的擁抱着，我們唧唧噥噥的，沒休止的私語着，我們給那有趣的私語沉醉了。我想，那詩句的神祕，就是這樣擁抱着，甜蜜的私語。

天空的月亮漸漸地西沉，銀色的光從窗口透進來，我看出她頰上現着微笑，和波動的唇，吐着那迷人的言語。

這樣一點鐘，兩點鐘的過去，一直到眼睛睜不開了，我才跑回房裏來。這樣兩夜，三夜，四夜，母親回來了，我們才恢復了原來的睡眠時間。

在這樣的夜裏，「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典故，和傳統思想關於所謂淫亂的攻擊，在我的腦子裏有了強大的拘束力，同時我們未嘗和異性接觸的身體，却是異常怕癢的，身體上的神經使我們在任何輕微的接觸之下，都要笑得不能忍受。這樣我們就止於甜蜜的親吻，擁抱，與私語了。我們沒有衝破思想上的拘束力，也

沒有感到亂的必要；我們也不想往甜蜜裏面加上一點苦味。

我們也曾談到我們的婚姻問題。我問她：

「你願意和你的未婚夫結婚麼？」

「唉，你想我會願意麼？」

「花轎子抬到你的家裏，你去不去哩？」

「那是沒有法子了啊！」

是這樣的無力哩，我們倆個都是沒有辦法的孩子，就讓我們
的愛情在那樣的高度終止了。

她離開我的家以後，我的生活驟然地暗淡起來，我終日在想
念着她，想念着我們的過去，爲了這些滴落我許多青春的眼淚。

社會上一般的情形，更貧困了。盜匪也就風起雲湧。姨母家裏經過打劫之後，便舉家遷移到城裏去了。第二年我曾到姨母家去住了兩個月，她在這一年的冬天出嫁了。這一年我的消沉苦悶的生活，正如一所沒有主人的龐大的宅院一樣，寂寞無聊。

小
說
集

五
序

瘋了的父親

—

那是一個盛夏的紅霞掛在天邊的清晨，秀菊的家族都甜蜜的
睡著，她輕手輕腳的走到姑母床前去，掀開帳門，看見姑母正在
濃濃地睡眠，細軟的頭髮散在枕上，頭是完全在枕兒旁邊了；整

個兒的身子是蜷曲着，自然的姿勢，美而靜的睡態。她想：假如寫一張靜睡的畫，眼前的便是絕好的一個模特兒。她一步一步地挨到桌邊，摸了一根鉛筆。一張圖畫紙，便信手圖抹起來了，但是她的心緊張得不敢呼吸，像一個黑夜裏的偷兒，爲了怕驚動圖裏的主人。

窗外的梧桐葉，一團團地黯綠色，飛來幾只小雀兒停在梧桐枝上，美妙地歌唱起來了，小翅羽隨着小腿亂動，這彷彿是小學生唱着歌在做早操。

她抬起頭來望了一望窗外的小雀和梧桐，嬌小的臉上不禁嬌媚地笑了一笑，仍低下頭來速寫。寫到她姑母的一只手腕，她覺

得她的姑母終究是中年人了，豐滿而柔美的肌膚，曾經因勞累的病態的心境消蝕了許多。畫上的姑母臉上的表現，也太少青春氣了。圓下去的線條總是生硬，她覺得這次的描寫又失敗了，便丟下筆來，坐在床沿上。

微笑的太陽，已經放蕩的大笑起來，上格的一列窗紙照得像抹了一層淡晶晶的紅色；院中的小池裏的荷花是潔白而瀟灑的站在那裏，似乎告訴人們，牠從夜的怕懼中又逃出來了，現在正從新做着好夢咧！

秀菊的姑母很舒適的翻了一個身，整個兒的姿勢轉到背而去了，散亂的頭髮披在枕兒上。

昨天的預約——清晨到江灣花園去描寫荷花，她以爲她的姑母一定是睡忘了。她忍不住用手指輕輕地在她姑母的頸上捻了一下，將她的姑母驚醒了，睜大了眼睛朝着她。

「時候不早了，快起來去寫生吧。」秀菊催着說。

「我在半夜裏起來，還記得今天要去寫生。可是一睡着了便什麼也忘掉了。」姑母好像感嘆地說，一面便披着睡衣起來。

秀菊離開原位站了起來，在房子裏打了一轉；望見對面的一扇窗門打開了，窗櫺上伸出一只白而圓的醉芙蓉似的臉孔，蓬鬆的短髮披在兩只耳後，流動的秋波，光耀照人。這便是對門的許姑娘，許姑娘對着秀菊笑了一笑，便在窗裏向她打了一個招呼：

「早啊！」

秀菊也在望着她笑了一笑，許姑娘的柔婉的手指在搖動了。

「你來，你來玩頑哪！」秀菊對着她點點頭。

姑母從臥室走出來說：「索性下午再去寫生吧，省得午飯間

趨又爲難，你到對門去玩玩也好。」

「那麼，我去玩一會，母親來找我時，你告訴她吧。」秀菊

匆匆忙忙地下樓來了。

★ ★ ★ ★ ★

二

許姑娘的閨房正是斜對着秀菊的臥室，許姑娘時常到秀菊這裏來，秀菊也時常到許姑娘那裏去，所以牆上的幾張圖兒，旋螺式的蚊帳，紅的電燈幕，早已使秀菊看熟了。今天秀菊眼中以爲新鮮的，是小茶几上的銀色的脂粉盒子，針線簍子。因爲那裏有她每天的工作，白色的底子，繡着顏色的花，綉得非常鮮艷。秀菊看了很贊美她的技巧，然而許姑娘很客氣的說：「這是從樣本上描來笨花樣，顏色是瞎配起來的，無論如何沒有你的圖兒好看呢！」

「你的母親她們都不會起來吧？」秀菊問。

「是的，我昨夜也沒有睡好，因爲我的父親腦病又發了：他

拿起繩子上吊，拿起剪刀剪肉，張開嘴咬手，爬到窗口想跳下去，我們都嚇得沒有辦法。」許姑娘很悲傷地說。

秀菊和許姑娘的相識不過一個月，因為許姑娘的家是一月前纔搬到這裏來住的。秀菊是知道的，許姑娘有一個父親，是一個五十歲以上的人吧，他時常愁眉苦臉地，從來沒有看見他的足跡出過門。她從前以為他不過是一個多思慮的老人罷了，然而不知他是瘋的。於是忍不住急急地問：

「爲了什麼呢？」

「因爲昨天我的母親出去了，晚上九點還未回來。」

「上海人家十二點鐘以後纔肯睡覺的，九點鐘以後回來並不

晚呢。」

「是啊，可是我的父親是一個瘋子。他年青時候待我的母親們都很壞——第四個母親因為不堪他的虐待，竟逃走了，第三個母親的腿被他打跛了，到現在還不能走動，第二個母親是自己吊死了。現在只有我的生母，和第三個母親住在這裏。」

秀菊從來不知道許姑娘有這許多母親，以為她只有一個母親，還有一個跛着腳的，三十歲左右的婦人，許姑娘也叫她母親，其實是她父親的姨太太。

「因為他以前待我的母親們很不好，所以現在，他瘋了，老了，總怕家裏的人們出去。只要那一個出去回來的晚些，他便以

爲她一定走了，急得尋死覓活，這樣的把戲，一個月要鬧幾次，現在比以前好得多了。」許姑娘接着說。

「民國元年時我們正在很遠的北京住着，那年的冬天很冷而且雪下得很厚，他的瘋病發得很利害。有一天他全身一絲不掛的從我們住的高樓上跳下來，把看門人的臉抓得流血。走到廊下，又將一切的什物一切的窗門全搗碎。」許姑娘聲音愈說愈急了。

「這也不去管他，不幸，那一天，我的哥哥恰從北京大學放寒假回家，我的父親看見他，劈面就是一個耳光，五個指頭就是五個血痕，左眼也打瞎了，可憐。我的哥哥次年暑假就畢業，他一生氣，丟開我們，帶着創傷的臉孔走了，後來也不知是死是活

，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

「我的哥哥是我的第二個母親生的。他走之後，我的第二個母親哭得死去活來。一天早上，悄悄地在房裏的梁上吊死了。」許姑娘說到這裏，忍不住眼睛一紅，淚珠兒不住的滾下來。秀菊從身上取出手帕，替她擦乾眼淚，勸她說，「不要哭罷，再說下去……」

「你的父親究竟爲什麼瘋的？」

「爲什麼瘋的？聽我說下去吧。我的祖上是很闊氣的，我記得我八歲的時候，那時我們住的房子比現在省長衙門或督署大得多，大的花園亦有北京三貝子花園的一半大。在我九歲那年賣給

別人了，只留了一個花園的影子在我的腦裏。……

「爲什麼要賣花園呢？我的父親很愛女人，他自己娶了這些姨太太，可是還要嫖，同一般狐朋狗友胡鬧，整天在窩子裏面，我們的家私就這樣花掉的……」

「可是那些朋友們還不放過他。一天的晚上，他們在窩子裏請他喝酒，下了毒藥，把他的腦子弄壞了。他們大家通起來，要他自己寫了借款五十萬的憑據給他們。那晚我的父親回家，從此便頭腦不清楚了。醫到如今也沒有好……」

「從此他打人罵人，弄得一家七零八落。可是那五十萬的借憑，打到官司，還要償還。於是我們只能賣掉花園……」

「後來，我們在北方不能生活，便搬到上海來了，依賴一個公司裏的利息來生活。每月不過是七八十元。起初住在愛多亞路，因為那地方的房租太大，於是只得搬到這蒼蠅堆裏的華界來。

……

「可是，他的瘋痛終不能好！家裏人誰也不能出去。只要誰出去了，回來得晚些，他便以為誰又走了。他的心大約是爲了我第四個母親逃走的緣故，創傷得太利害了吧。……

「可是，年紀一年老一年了。從前瘋起來的便要打人。第三個母親是大前年的秋天，爲了到上海大戲院去看戲，回來得太晚了，我的父親那晚竟不肯睡，等到她回來，起初是亂跳亂罵，後

來拿起一根木棒，用勁打去，可憐呀，就把我的第三個母親的腿毆打了。……」

許姑娘說完了話站起來，拉着秀菊的手，只聽見裏面又有瘋人呼號的聲音：

「讓我自殺了罷，別拉着我！我知道你們遲早要去了的！」

許姑娘向秀菊說：「好妹妹！你不要怕！我的瘋父親從前發起瘋來，就要打人罵人。可是現在，他不打人罵人了，他發起瘋來只要自己尋死！他簡直活不下去！」

「可憐的人！他的瘋狂的心中也許在懺悔吧。」秀菊說。

秀菊從許姑娘的悽慘的談話中，知道了一個有產階級的家庭

的慘史。正如看了一套悲哀的電影一般，眼淚不由的充滿了自己的眼眶。但她不願當了許姑娘的面流淚！只得滿懷着悲哀的心情站了起來說：

「我要回家了，談着話時候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現在快吃午飯了吧。」說着，秀菊便走了。

★

★

★

★

★

三

陽光已將大地照得通紅，秀菊家的大客室兼飯廳裏，也有一大塊光線鋪在那裏，使得秀菊走進去便感到一身熱燥。看見方桌

上的熱飯熱菜，真沒有吃她的勇氣，但因為大家都歡歡喜喜舉筷來，她也只得本能地把筷握着。

秀菊的祖父祖母坐在方桌的上方，左右兩邊便是秀菊的父親母親及姑母，秀菊和她的小弟弟坐在祖母對方，這樣的坐位差不多不會更動了，除非有長輩的客來，秀菊和小弟是沒有份坐在那裏的。

姑母是最愛在吃飯時大談大笑的，大談大笑對於她像菜湯一般的需要。然而祖父整個兒的相反，他願意人們談笑，然而不在吃飯時，是在飯後用談笑來助消化，他是一個衛生家。

秀菊平時照例不多開口的，然而今天有點兒熬不住了；她在

飯前聽來的故事，像一塊魚骨頭插在喉嚨口一般，十分難受，非吐出來不可的。

「我才到對面聽了一個故事呢。」秀菊說。

「什麼故事哪？」母親問，她已經吃飽擱下筷子了。

「要說故事，吃完飯再說吧。孔子曰：『食不語』這句話應該記着。」白髮的老祖父又在講他的大道理了。

坐在上方的祖母，更發牢騷了；她說：「我看你針線也不學，整個暑假天天跑到那家——好吃懶做的人家去頑，有什麼好處？」

姑母笑了：

「媽媽，你連人家的門檻也沒有踏進過，怎麼知道人家是好吃懶做呢。」

正在用匙盛着一匙黃豆的祖母，一時氣得答不出話來，右手一抖，黃豆一顆顆地掉在桌上了。圍在桌上的人都笑了。

坐在秀菊旁邊的小弟弟很知趣，他踏在凳子上，半個身子撲在桌上，把桌上的黃豆檢起來，替祖母送上去，祖母方才笑了起來。

「我總不贊成，什麼人家的小姐，整天撲在窗口望着街上，實在不像樣。」秀菊的母親說着。

「那有什麼奇怪，時代不同了，請不要提那老古的話了罷。」

！「秀菊的姑母不以爲然。

白髮的老娘姨，站在下方發議論了：

「我看小姐們不要到她家去罷，那人家天天的賣東西。那天搬出許多朱紅色的盤子——一共十六件，都賣給「收舊」的了，還吩咐「收舊」的以後到她家去，還有東西賣呢。」

這食桌上的四圍的空氣，似乎不許秀菊發言，她只能把滿口想說的話，同自己的碗中的飯一同難受的嚥到肚中去。她感到人類感情的冷酷，人們都是用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情感束縛起來。而且總抱了譏笑、侮謾的心情，對於旁人家的不幸的境遇。

秀菊不能坐下去了，她只吃了一碗飯，便站起來。

「讓我自殺了吧！別拉着我！我知道你們遲早總要走了的！」
從對面傳來的瘋人的呼喊的聲音，把坐在食桌旁的大家都驚醒似的站了起來。

「什麼事？」祖父驚異的問。

「什麼事？對面人家的父親在發神經病呢！」秀菊說。

「了不得！快把我家的大門關起，不要讓瘋子瘋進來！」祖母連忙說。

「人家的瘋子，管我們什麼事呢？我們還是吃飯吧，」姑母不改平常的譏笑態度，一面對秀菊說，「你快去預備畫具，我們趕二點鐘的火車到江灣去。」

牆角上的太陽的影子已經歪了很多了。

過年

地點 上海附近的某縣城裏。

時間 某年的十二月除夕。

脚色 薛冰

薛太太

米店夥計

過年

油店夥計

縣知事

兵甲

兵乙

一

薛冰

咱家薛冰是也。今天十二月三十日，到學校去等了一天，薪水分文未曾領得。眼看討賬的人不久要來了，不免請太太出來，商量，商量。有請太太！

薛太太 喂，老爺，回來了。

薛冰 回來了。

薛太太 領得了幾成？

薛冰 一個大也沒有。一個大也沒有。

薛太太 呀……！唷！怎樣一個大也沒有？前幾天不是你自己說

大話，年底一定可得領幾十塊錢麼？今天米也吃完了。油也用盡了，我正想等你拿了錢來，好去買米，買油，買菜，買肉，預備快快活活的過年。那知道——呀……唷，老爺，我看你今晚討賬的要來，怎麼辦？明天吃什麼？喝西北風吧！

薛冰 沒有米麼？到米店裏除去。

薛太太 呸！老爺！我看你真是一個糊塗虫！你是個讀書人，怎樣不明白，三十晚是結賬的時候，「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薛冰 學校裏能欠我們的錢，難道我們便不能欠店家的錢麼？

薛太太 老爺，我說你只會教體操，只會喝「一二三」，連這點道理都不懂！你吃了人家的米，燒了人家的煤，怎好不給人家的錢？店家如何比得學校？俗語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學校裏欠你的錢，你爲什麼不去找校長要呢？

薛冰

哼！不用提起！我趕到學校麼去，學校裏說校長回家了。我趕到學長家裏去，家裏說他到教育局裏去了。我又趕到教育局裏去，局裏說教育局長同了許多校長一同趕南京去了。你想，那裏有這麼回事！這都是騙人的話！說謊原是教育家的老本領。太太，難道你還叫我連夜趕到南京去不成？

薛太太

（哭介）天呀！天呀！我怎樣這般命苦，嫁了這樣的臭男人呀！三十夜沒有一個錢過年，正月初一也沒有一粒米下鍋呀！天呀！天呀！呀！呀！呀……

薛冰

好太太，好寶貝，我的小猫兒，小鳥兒，小松鼠兒，好

了，好了，不要哭了。小乖乖，來，抬起你的頭來，讓我 Kiss 你一下，一下，兩下，三下，四下（Kiss 介）

（兩人相抱，Kiss 甚久。）

薛太太 不要臉！我看你還樂呢。回頭討賬的一來，你該樂不成了。

薛冰 哈，哈。討賬的討賬罷了。難道會逼死我不成？

薛太太 閉口！三十晚上，說什麼「死的，活的！」聽！是不是討賬的來打門了？

薛冰 （聽介）不是，不是，不會的。這是隔壁那個老頭兒喝醉回來打門的聲音。（停一會）好太太，這半年來，我

們倆的確太苦了。學校麼每月只發下五元大洋的薪水，每月欠十五元，六個月，一六。五六三，共欠八十元。我想，今年不發，明年也是少不了的。只要中華民國不亡，總有發的一天。這八十元拿來，一定全數由你支配。我的好寶貝，你的衣服也太不漂亮了。拿着錢，你可以到上海去，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或者麗華公司去配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們倆也可以同到法國公園去逛逛了。

薛太太

呸！上海那樣地方，我再也不去了。那是有錢老爺太太們的世界。你忘記了麼？前兩個月我一個人到上海去，

走到靜安寺路，看見一座高大的洋房，上面寫着「月裳公司」四字，我記得報紙上登着的「到月裳去！到月裳去！到月裳去！」的話，就老老實實的走進去了。走進去看，裏面擠滿了許多美麗非凡，裝束奇怪的太太，小姐，姨太太，老爺，少爺，都在那裏量上量下，看七看八的定做衣服。我就臉上一紅，因為自己體身上青布衫，青布裙，實在不配站在那裏胡混。那知道當我正在呆想的當兒，我身邊的一位太太或者是姨太太趕快地摺她的錢袋緊緊一提，斜釘了我一眼，說：「你在這裏幹麼！滾出去罷。」哼；她竟當我是做小偷了，那知道我

也是杭州女子師範畢業出來的學生呢。我當時本想分辯，說：「我同你一樣，是來定做衣服的哪。」但摸摸自己袋裏，只剩下一些銅子兒，只得忍氣含羞地走出來了。唉！上海，上海，那裏有窮人站的地方，我立誓到死也不再去了！

薛冰

哈，哈，哈。將來你有了八十塊大洋。再走到上海的「月裳公司」去，包你就不會被什麼太太或姨太太擠出來了。

薛太太

老爺，閒話少說了罷。我問你：今晚米店裏來討米錢，油店裏來討油錢，我看你將怎麼辦？

碎冰

（想了一刻，大笑）哈，哈，哈，有了，有了。我記得從前在什麼書上看見一副對子，係一個有名的會欠眼的做的，上聯是：「善討，惡討，寬討，緊討，你儘管討。」下聯是：「多還，少還，全還，半還，我總不還。」哈，哈，哈。好一個「我總不還！」記得這一句話，再欠天大的帳，也不要緊了！

薛太太

（笑介，用手指抹抹自己的臉）老爺，我看你真不害羞，說出這樣無賴的話來！我問你：照你的無賴法子，就算把眼躲避了。家裏米也沒有了，油也沒有了，明天早上吃什麼？

薛冰

噲，噲，（摸摸自己的肚）肚子早已餓了，今天一早出去，只吃了兩個燒餅，到如今什麼東西也沒有吃。好太太。你還教我等到明天麼？今晚該弄點「半夜餐」吃吃纔好。

薛太太

拿什麼去買東西給你吃哪？箱裏的東西，早已賣盡當光了。只剩得我身上這一件棉袍，……唉，笑人的太太，在這樣的冷天，穿的是狐皮；貂皮，貓皮，我是什麼皮也沒有，只有一件棉袍。……

薛冰

哈，哈，哈。皮袍，皮袍，皮袍是禽獸穿的東西。親愛的太太，文明人纔不穿皮袍呢！——好，如果你歡喜穿

皮袍，明天我可以去打死幾隻狗，把毛剝下來給你吊件皮袍，好不好？

薛太太

呸！我又不是叫花子，要什麼狗皮的皮袍！

（薛冰走近薛太太，彎着身子，從薛太太的棉袍底下摸摸薛太太的下部，薛太太的臉紅得像火燒一般。

薛太太

你搗什麼鬼咧！這樣動手動脚的！

薛冰

好寶貝，你還穿着花絲格的棉褲呢。（低聲）把你的褲子脫下來，讓我拿去當舖裏當幾個錢來過新年，好不好？

薛太太

混賬的東西！滾你的罷！你要你老婆裸體遊行麼？

薛冰

哈，哈。什麼裸體遊行！外國女人全是不穿褲的！上海的時髦女學生近來也不穿褲子了。上月我在六三花園玩，親眼看見坐在亭裏的一個女學生翹着雙腳，腳上穿着絲襪，絲襪上的大腿上的精赤的肉全露出來。我坐在她的對面，眼睜睜望着她的兩條腿，足足望了三十分鐘，望得她不好意思起來，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出園去了。

薛太太

你這個缺德的臭東西！真是「爛蝦蟆想吃天鵝肉！」（走到門邊，開門望望門外，時寒風亂吹，大雪紛飛。）
哦，好冷，好冷！（關起門來，却忘記了加門。）

薛冰

好得很，好得很，大風大雪，討賬的人不會臨門了。

薛太太

討賬的來怎樣不來又怎樣？橫豎你是沒有錢還人家的。

薛冰

親愛的。我們還是上牀了罷。我們一對貧夫妻，只有牀

上纔是我們俱樂部呢。一年只有一個除夕！我們應該好好的玩一會兒。（走近薛太太，拉着她手，要拉她進

房去。）

薛太太

我不去。我心裏有心事，就是上牀也是睡不着的。

薛冰

什麼心事！只要一上牀，往被裏一縮，把袴子一脫，便

什麼心事也沒有了，走罷。（薛冰拉着薛太太，薛太太只是不肯去。）

薛太太

我想，正月初一是個緊要的日子！初一沒有東西吃，便

薛冰

是一年餓到頭的預兆！無論怎樣，總該想點法子纔好。（放開手，作憂鬱狀。）有什麼法子呢？借債麼？三十夜是還債的日子，這樣的深夜，親戚朋友們都睡了罷，那裏有錢可借！到店裏去賒賬麼？「前賬未清，免開尊口。」那裏有東西可賒。唉……你既然這樣逼我，我也不想活了，還是自殺了罷。（走到桌邊，打開抽屜拿出一把剪刀，往喉邊送，作自殺狀。）

薛太太

（惶恐地拉着薛冰的手，奪下剪刀。）爲什麼尋死覓活的？今晚沒有法子想，明天總有法可設哪！天不絕無路之人！我的好寶貝，好老爺，來，讓我抱着你一會，讓

我抱着你跳舞一會。我們倆好久沒有抱着跳舞了。交際舞好不好？鴛鴦舞好不好？蝴蝶舞好不好？（夫妻相抱，跳舞片刻，忽然停住。）

薛冰
（忽然喜悅狀）好寶貝，有了，有了。我們倆抱着跳舞，直到天亮。從此以後，誰都不許說話。要是誰忍不住，誰先開口，誰就得去預備明天早上吃的東西。

薛太太
（微笑，點點頭。）
（夫妻又相抱。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米店夥計（推門入）咱家米店夥計是也。奉掌櫃之命，來此討賬

，討不着錢不許回店。

（時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好像沒有看見米店夥計的樣子。）

哈，哈，薛老爺，薛太太，你們倆兒真樂呢，這樣跳來跳去的。請你們倆兒停一停，把小店的賬算一算再跳罷。

（掏出賬簿介）府上今年欠小店的米賬共三十三元三角三分六，絲毫不錯，有細賬爲憑。請着細賬罷。（拿了賬簿，走近薛冰身邊。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置之不理。）

哈，哈。奇怪，奇怪，怎麼連眼看也不看，總是跳來跳去的！……

（高聲喊）薛老爺！薛太太！還賤！拿錢來！拿錢來！拿錢來！拿錢來！……

呀嚕，總是不理，也沒有法子。討不着錢，不能回店，——外面風雪是這般大，只好暫時等在這麼，看看跳舞再說罷。

★ ★ ★ ★

油店夥計（推門入，口裏唱：）

做小夥計真可憐！

大風大雪來討錢！

咱家油店夥計是也。奉了掌櫃之命，來此討賬，不見錢不回店。

哦，原來薛老爺薛太太正在這裏開跳舞會呢。（望望米店夥計）喂，喂，老兄大約是來參觀跳舞的。

米店夥計 不是，不是，我是來討賬的，不是來參觀的。

油店夥計 原來老兄是我的同志，失敬，失敬。寶號的錢多如數到手了罷？

米店夥計 一個大也沒有，一個大也沒有。

油店夥計 怎麼一個大沒有？看薛老爺薛太太這副快樂神氣，一

定是升官發財了。怎麼一個大也不肯給？也許寶號的
賬目不大清楚罷。

米店夥計

不會，不會。敝店的管賬王大頭的算盤子是全縣聞名
。他能夠閉起眼睛打加減乘除，一個子也不錯，本事
真了不得！敝店的賬目是一分一釐一毫一忽也不錯的
。

油店夥計

哈，哈，得罪，得罪。——可是他們爲什麼不還賬呢
？（向薛氏夫婦）薛老爺，薛太太！府上每月在小號
除去一元一角錢的油——醬油，菜油，香油，臭油統
統在內。今年十二個月，一個大也不曾給，共欠一十

三元二角整。這點小數目，哈，哈，小數目，請掏出錢來一筆勾消了罷。（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置之不理。）

油店夥計

哈，哈，這又奇了。怎麼他們只是跳來跳去，我們的話一句也不睬！光景薛老爺薛太太是喝醉了酒罷。不會，不會罷。（嗅介）房子裏面一點酒氣也沒有，

米店夥計

薛老爺的臉又沒有紅，那裏會是喝醉了呢？

油店夥計

你看，薛太太的臉不是很紅麼？有些人的臉是喝不紅的，酒愈喝得多臉愈發青，我們敝店的大老板就是這樣。

米店夥計

你這個傻小子，——薛太太的臉上是胭脂紅，不是酒醉紅，難道這點分別也不懂。

〔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薛太太似聽見兩夥計的談論，怒之以目。〕

油店夥計

不說了，不說了，得罪，得罪。（走近薛氏夫婦）時候不早了，薛老爺，薛太太，請把小號的賬叨光算清了罷？

米店夥計

小號的賬也叨光算清了罷？算清了賬，你們可關起門來過年，我們也可以早些回去，省得打攪了。（高聲）薛老爺！薛太太！不要跳舞了！還賬！還賬！拿錢來

！拿錢來！

油店夥計

（高聲）拿錢來！拿錢來！拿錢來！……還賬！還賬！

（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可是步法漸漸慢了，顯出疲倦的樣子。薛冰臉上微笑，兩人始終不開口。）

米店夥計

薛老爺笑起來了。我們的錢就要掏出來了罷？可是爲什麼始終不開口呢？時候不早了，要掏錢就請快掏了罷！

油店夥計

要掏錢就請快掏了罷。薛老爺，你老人家的錢是越花越有的。這點小小的數目……

米店夥計

呵，呵，總不開口，也不掏錢，實在沒有法子。常言

道：做生意的人要和氣生財。可是欠帳不還，也休怪做生意的人不和氣了！

油店夥計

不還錢是不能客氣了！我們老板說得好：「欠帳不還的人，就是共產黨。」……

米店夥計

什麼？公……產……黨，共產黨是要殺頭的哪！

油店夥計

（冷笑介）哈，哈。殺頭，殺頭，除了殺頭還有好頭意呢；我們店裏的一個老夥計，他從山東回來說：他們鄉裏提着共產黨，——男的共產黨用麻布一包，上面用洋油一燒，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女的呢，女的哈，哈，把衣服褲子都脫了，用四個大鐵釘，把兩

米店夥計

手兩足釘在板門上，抬了到處遊街。遊好了，先把兩個肥胖的乳割下，然後用木棒向小毯裏一塞……哈，哈，哈，哈。真好，真好，公產黨非這樣辦不可！（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薛冰時時把眼睛望望夥計，留心他們的議論。）

油店夥計

欠帳不還的人就是公產黨，也非這樣辦不……（薛氏夫婦突然停止跳舞，薛冰氣憤的趕到米店夥計面前，一拳頭正打中米店夥計的鼻子，登時鮮血直流。油店夥計走近前來，又是一拳，正打中油店夥計的左眼。）

米店夥計 (痛哭介) 嗷，嗷，我的鼻子打傷了！

油店夥計 (痛哭介) 嗷，嗷，我的左眼打瞎了！

米油店夥計 (同聲) 公產黨殺人啦！公產黨殺人啦！我們打官

司去，我們打官司去！我們……

(兩夥計死命地拖了薛氏夫婦同出。)

★ ★ ★ ★ ★

三

兵甲 晦氣，真晦氣！三十晚上有人打官司！

兵乙 三十晚上有人打官司，晦氣，真晦氣！

縣知事

晦氣，晦氣，晦氣不過縣知事。三十晚上有人打官司。
麻將叉不成！鴉片抽不起！

★

★

★

★

★

米店夥計

噯喲，噯喲，大老爺伸冤哪！我的鼻子打破了！

油店夥計

噯喲，噯喲，大老爺伸冤哪！我的左眼打瞎了！

（兩夥計同跪於地。薛氏夫婦直立不跪。）

縣知事

（拍桌介）混賬！混賬！混賬！三十晚上也不肯平平安安的。混賬！混賬！混賬……

兩兵士

（同聲）混賬！混賬！混賬！……

兩夥計

（同聲）不是混賬！是欠賬！是欠賬！是欠賬！是欠賬！大老

爺不要弄錯了！

縣知事

混賬！本知事說混賬就是混賬！誰敢說欠賬！難道本知事還欠你們的賬不成？來！（向兩兵士）把這兩個混賬忘八羔子拖下去！每人各打十板屁股！

（兵士甲按倒米店夥計，兵士乙按倒油店夥計。）

兵士甲乙

（打介）一哪，二哪，三哪，四哪，五哪，六哪，七哪，八哪，九哪，十哪！

縣知事

打好了？

兩兵士

打好了！

縣知事

打夠了？

兩兵士

打夠了！

縣知事

好了、夠了。你們這些混賬忘八羔子！三十晚上，怎麼不歡歡喜喜地過年！偏要在外面打架？是誰先動手打的？老實招來！

立店夥計

大老爺開恩。小人是城內四方街米店裏的小夥計，奉掌櫃之命，來到薛冰家中討賬。薛冰欠小號的賬共三十三元三角三分六。他們夫婦二人正在相抱跳舞，做出種種怪樣，小人百般催索，一概不理。反摺小人的鼻子打傷了。只求大老爺伸冤。

油店夥計

小人是城內豆腐店裏的小夥計。薛冰吃了小店一

年的油，共欠油錢一十三元二角。小人奉了掌櫃之命，到他家裏討賬，薛冰分文不給，反把小人的左眼打瞎了。聽說薛氏夫婦是本地有名的公——共產黨，求大老爺嚴辦。

縣知事

什麼？共產黨？——共產黨罷？不錯，不錯，共者公也。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反了！反了！了不得！了不得！反薛！共產黨！共產黨！來，兵士們，搜搜他們的身上，看看有沒有手鎗？（兩兵士搜薛氏夫婦渾身上下，連褲子也脫下來搜，結果無所得。）

縣知事

（向薛冰）你這混賬忘八羔子！可惡的男共產黨！我

問你：你幾時入黨的？本縣裏有多少黨徒？誰是首領？得了莫斯科多少盧布？（薛冰低頭不答。）好，混賬的東西！你不肯說！本縣等一會自然有法子叫你說。（向薛太太）你這該死的女共產黨！我問你：你做女人的爲什麼也不安守本分？哼！你的頭髮也剪了，這就是女共產黨的憑據！聖人說得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剪了頭髮就是不孝，不孝一定不貞，共產黨一定公妻。我問你：你除薛某外，還有幾個丈夫，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薛太太低頭不語。）

外，外面大雪紛飛，天已黎明。）

四

米店夥計

好冷呵好冷，可怕呵可怕。（向油店夥計）再會，再會。

油店夥計

再會，再會。好冷呵好冷，可怕呵可怕。

（兩夥計下。薛冰直臥雪地上。薛太太悲傷地坐於其旁。大雪紛飛，東方已白。）

薛太太

（以手撫薛冰尸，忽然大哭。）我的天呵，天呵……

薛冰

（一躍而起，大笑。）哈，哈，哈，哈。親愛的，你。

先。開。口。了。！
你。快。去。弄。東。西。來。給。我。吃。！

兒子們

Sons

By P. S. Buck

福地續篇

實價壹元貳角

伍蠡甫譯

著者以福地一書，震動中外文壇，近更以本書爲福地續篇，完成一偉大工作。著者以軍閥、地主、奸商之結合，爲中國社會中種種罪惡之主相；以王鼎助三子分別象徵此三種人物，表現統治層的意識形態。至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造語之巧，可與福地並美。譯者伍蠡甫先生以犀利新穎之筆，十分流暢而忠實地譯述以後，仍照前譯福地，給本書以深刻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現已付印，准於十二月出書，先此預告，愛好文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黎明書局

著名學文：版出局書明黎

著鳴仲曾

歡舊

伍光建譯

▲實價五角

譯學界老前輩伍先生，譯筆精密而流暢自然，使讀者非僅捉到了原著的精神，還可以欣賞文字的美妙。但是他所譯的小說，如依隱記，勞苦世界，山雷等，都是長篇；至於短篇，要算本書是第一種了。共有哈代，霍桑等的舊歡，離婚，心獄，奪夫，聖水等精品五篇。凡愛讀伍先生譯文者，不要交臂失之。

法國文學論集

▲實價六角

本書爲曾先生近年來精心傑構，法國浪漫運動的遺聞軼事，各大家的生活作風，俱以優美流連之文筆，表達盡致，其中又有當時女文學家情詩多首，纏綿悱惻，尤爲扣人心絃，使人愛不忍釋。

英 漢 對 照

新哀綠綺思

THE NEW HELOISE

by Jean Jacques Rousseau

伍 蠡 甫 教 授 譯

◆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本書爲法國盧梭名著用書信體描寫愛情，純潔、悲壯而熱烈。看了此書，會使你流淚，使你熱情，使你高尚。幾百年來，它感動了無數青年；使玩弄女子的交際名花，看了落淚，使大哲學家康德，看了忘却平生從不間斷的散步。它底偉大，不是只在情意底淒楚。茲由伍君翻譯，流暢忠實；英漢對照，堪稱雙璧。中國青年們，無論徘徊在愛河的岸上，或沉溺於情海的當中，一讀此書，就可認識真正的愛情，得到兩性間永久的幸福。

●實價五角●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英 漢 對 照
文 學 名 著 譯 叢

▲伍蠡甫主編▼
本叢書精選西洋文學傑作，由海內名譯家分別担任。每種除英漢對照外，並將重要習語與辭，逐條註釋，而於作家思想，時代背景，全書涵義等，更撰長序，作極爲深刻之剖解。作者手此一篇，既可增加閱讀英文之能力，又可養成文學之嗜好。茲先出第一批。
▲黎明書局版▼

- | | |
|---|------------|
| (一) 悲慘世界
Hugo: The Misérables | 伍光建
印刷中 |
| (二) 新哀絲綺思
Roussseau: The New Héloïse | 伍蠡甫
已出 |
| (三) 威廉的學習時期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 伍蠡甫
印刷中 |
| (四) 阿侃新和倪珂蘭
Anoussin and Nicolette | 劉麟生
印刷中 |
| (五) 情詩選
Love Lyrics | 顧仲彝
印刷中 |
| (六) 哥德談話錄選
Goethe's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 孫寒冰
印刷中 |
| (七) 魯拜集選
Fitzgerald: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 伍蠡甫
印刷中 |
| (八) 盧騷懺悔錄
Roussseau: My Confessions | 吳劍嵐
印刷中 |
| | 鮑思信
印刷中 |

(三) 書新版出局書明黎

兒子們	伍蠡甫譯	二元二角
福地	伍蠡甫譯	三角五分
瘋了	陳大慈著	二角
舊歡	伍光建譯	五角
西洋文學名著選	孫寒冰編	五元八角
窗帘	陳果夫著	一元
西洋文學鑑賞	孫寒冰編	三元二角
卓別麟	伍蠡甫編	三元二角
法國文學論集	銀光社編	三角
歌德談話錄	曾仲鳴著	八角
	黃源譯	一元

書叢小明黎

——編主凡夫王——

三十六鷓鴣	呂曼雲選註
竹布衫	何家槐著
往者已矣及其他	王夫凡譯
女生生活素描	鄧媛女士著
絕妙詞鈔	李寶琛選
花椒	陳大慈著
水面落花	徐蔚南著

角三價實冊每

叢譯著名學文 英漢對照

~~~~編主甫蠡伍~~~~

|         |     |
|---------|-----|
| 阿霞姑娘    | 席澄蘆 |
| 悲慘世界    | 伍光建 |
| 新哀絲綺思   | 伍蠡甫 |
| 威廉的學習時期 | 伍蠡甫 |
| 阿侃新和悅到蘭 | 劉麟生 |
| 情詞選     | 顧仲彝 |
| 哥德譯話錄選  | 孫寒冰 |
| 魯拜集選    | 吳劍嵐 |
| 盧騷懺悔錄   | 鮑思信 |
|         | 伍蠡甫 |

角五價實冊每

#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蔣學楷編

三二開本 二二〇頁 實價六角

德國是世界政治的鎖鑰，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要衝。牠可以左右全世界的政局。戰後一切和平條約，安全保障，賠款問題，軍縮會議和經濟恐慌都導源於德國。過了四年的戰爭生活和十四年的和平生活，德國產生了一個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究竟是誰？他的立場是什麼？他能否拯救德意志於共產資本兩種主義之中？這些問題就是本書所要解答的要旨。編者帶着諷刺的態度，用文學的筆調，描寫希特勒如何做木匠，如何做小兵，如何加入一個僅有黨員六人的政黨，而用美國式的廣告方法變為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黨。書中所採材料直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止，其新穎為國內各出版物所罕見。可作政治教本讀，可作政治活動指南讀，更可作為文學作品讀。

▲……一九三二，四，一五。出版……▼

黎明書局版

# 法西斯主義與新意大利

董霖佩 編合

西法斯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潮之一，亦為世界政治中一種有力的運動，它的理想溯源於希臘的古哲學家，背景全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實際力量在意大利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在德意志日本充分的表現了出來，然而它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理論究竟是怎樣呢？它的理論的初步是什麼？欲明瞭這些，那末，非一讀本書不可。著者對於法西斯主義研究有素，著述極多，本書尤為其精心傑構。全書十餘萬言。

三三  
九〇頁開  
實價八角

黎明書局出版



1933. 3. 初版 1—2000本

1933. 4. 再版 2000—4000本

角 四 價 實

|                      |  |                            |                      |                      |                                        |                      |
|----------------------|--|----------------------------|----------------------|----------------------|----------------------------------------|----------------------|
| <p>小<br/>嬌<br/>娘</p> |  | <p>著<br/>作<br/>者</p>       | <p>出<br/>版<br/>者</p> | <p>發<br/>行<br/>者</p> | <p>發<br/>行<br/>所</p>                   | <p>代<br/>售<br/>處</p> |
| <p>章<br/>衣<br/>萍</p> |  | <p>黎<br/>明<br/>書<br/>局</p> | <p>徐<br/>毓<br/>源</p> | <p>上海四馬路五七號</p>      | <p>上海四馬路中市<br/>黎<br/>明<br/>書<br/>局</p> | <p>各埠各大書坊</p>        |

黎六三號(丁)

